

【人物志】

## 张北海：北京人在纽约

□本报记者 徐静

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正》目前正在热映，这部电影改编自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张北海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感到陌生，旅居纽约的他其实在海外文艺圈颇有声名。

“在旧武侠小说的作者都成了大师之后，总要有新人抖擻一下吧？想不到竟是张北海这家伙！”阿城在读了旅美作家张北海的武侠长篇《侠隐》后，毫不犹豫自称“张迷”。陈丹青也说，他是在张北海的文字里认识纽约的，“张北海是纽约的蛀虫”。

搜集张北海的著作，发现除了长篇小说《侠隐》，他写得最多的是与美国有关的一系列散文札记，指向的是牛仔、摇滚乐、地下铁等日常话题，却自带一种自由自在的风度。难怪连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亦与他成为好友，还为他写诗：“山人从北海来……著作随缘却无须等身”。

1936年，祖籍山西的张北海生于北平，那时他还叫张文艺。《侠隐》中的蓝青峰，正是以张北海的父亲张子奇为蓝本。张子奇曾在山西响应辛亥革命，留学日本，跟冯玉祥的西北军有深厚渊源，据说，张北海出生时，冯玉祥就送了一块欧米茄怀表。

不但如此，抗战初期中共曾在五台设立边区司令部，总部就设在张子奇家。“边区司令，名将聂荣臻，就住在我家后院楼上那间我几个哥哥和姐姐都用过的睡房。”张北海后来回五台山探访张家老宅时，发现家门口挂上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的牌子。

1948年，张北海一家撤往台湾。在台湾读中学期间，张北海散漫、任性的个性开始显露，他不是个乖学生，屡屡因出格举动被学校处罚，直至被勒令退学。父亲觉得儿子过于自由散漫不是办法，通过关系找到“北平才女”叶嘉莹当张北海的“家教”。

从高二到大一，张北海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叶嘉莹家学习。叶嘉莹拿出《四书》给张北海，先背熟，才解释问题。“有一天我书背完了，她翻开《红楼梦》，让我念猜灯谜那段：‘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她说你知道为什么贾政特别欣赏这个？这有帝王之相，你坐北朝南，镜子照着你，此外，你有没有注意到贾政对宝玉的态度？你要记住，中国老派，尤其是贵族世家，绝不会当着任何人来赞美或责骂，你要记住这个才晓得你爸爸为何对你管教这么严。”

从台湾师大毕业后，张北海教过书，当过兵，上世纪60年代为了逃避台湾的白色恐怖，去了美国。他在南加州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又读了一段博士课程后放弃，在加油站打过零工，还曾经在马戏团找了一份为大象表演放道具的工作，“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一根长长的工字钢条放到高高的木台上，稍有疏忽，大象屁股一吨半的重量砸到我头上，我就没命了。”

1972年，36岁的张北海在联合国谋得翻译工作，从此定居纽约至今。在张北海的著作中，写得最多的是纽约：《一颗纽约》《天空线下》《人在纽约》《美国：八个故事》……张北海笔下的纽约，

有地铁、牛仔裤、电话簿、犹太圈饼、硬币、小吧台……那个年代到美国纽约的华人，都是从张北海家的客厅，开始认识纽约的。他的座上宾包括阿城、陈丹青、张大春、王安忆、李安、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陈升……

可即便写过了火鸡、咖啡，张北海最爱的味道还是“乡愁”。

后来，张北海时常回国，现在大致是两年回一次。他在各处寻访旧日留痕，比如曾住过三年的天津英租界，或者山西五台的老宅。在一篇随笔里，他着重记录了在老家吃到的西红柿酱刀削面。

1995年，张北海得了一次病，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开始筹划写小说《侠隐》，6年后，一部极具“北海”风格的武侠小说出版了，有人这样评价这部小说：他用文字描摹了一遍北京的灵魂，事无巨细。

老北京小说家老舍说过一段话：战争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呀！教作家从何处说起呢？他们不知道战术和军队的生活，不认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与武器，不懂得运输与统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的一切准备与设施，他写什么呢？怎么写呢？

那就看看张北海是怎么写的：“他就这么走。饿了就找个小馆儿，叫上几十个羊肉饺子，要不就猪肉包子、韭菜合子。饿了就再找个地儿来碗豆汁儿、牛骨髓油茶。碰见路摊儿上有卖脆枣儿、驴打滚儿、豌豆黄儿、半空儿的，也买来吃吃。都是几年没见着的好玩意儿。巴掌大的猪油葱饼。李天然吃得又香又过瘾……”张北海笔下的北平，是游子回归后靠双腿和味蕾重新亲密起来的故乡。张北海把《侠隐》中描写的那个时代叫做“金粉十年”。

有读者看完小说疑惑：这也算武侠小说？张北海不以为然，“他所了解的武侠小说，很可能是古龙，可能是金庸。《侠隐》为什么要像他们呢？”《侠隐》背景是抗战前夕，时代变了，枪炮取代了弓箭，法律取代了道德正义。侠客不再有了，老北京也终将消逝。

旅居海外多年，以写纽约散文见长的张北海，何以写起童年记忆里的老北平？自小上的是西方学校且在联合国担任翻译的他，何以一出手就是武侠小说？张北海自言写《侠隐》是为了圆梦：“我从小就爱看郑证因、白羽等人的武侠小说，同时因多年就读外国学校，我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类似武侠的著作，如《罗宾汉传奇》、《私家侦探》和西部电影小说，以及《蝙蝠侠》、《超人》等连环图画。所以尽管后来主修文学，我还是难忘却童年的那份喜爱。”

在六年的写作中，张北海参考了上百本有关老北京的中英文著作，书中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的描写确凿、细致，一街一门，一草一木，都符合史实。对此张北海给予了认真回应：“1986年我曾找到《旧都文物略》影印版，内含十好几幅珍贵的分区街道图，可是每张局部地图的比例不一。于是我回纽约之后，请一家电脑设计公司为我拼凑成大幅而完整的北京内城外城总图。这项高科技作业，花了我1800美元。该书原价人民币55元。”

创作《侠隐》时，张北海的案边总放着几本小说，写不出来的时候就随便翻一翻，有的不是为了写小说，是让他更熟悉北京话。除了《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再就是《骆驼祥子》《啼笑因缘》，只为别忘记那个时代。

张北海写“侠”，他本身也是个“游侠”，游历于东西方之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从容摆渡。不管是纽约，还是北京，他乐此不疲地书写着他所热爱的城市。



蚣蝮在中国传统水文化中是专职镇水的神兽

【短史记】

## 还原镇水神兽的文化真相

□本报记者 朱文龙

近一周以来，四川省内各地普降大雨，其中以成都、绵阳为最。有热心网友“呼吁”，要把原来在天府广场的镇水神兽搬回原位。当然，这种说法毫无科学依据，不过背后透露的镇水文化却十分有趣，今天，记者就结合山东各地出土的各个“镇水神兽”，说一下“镇水”这种传承千年的神秘文化。

在济南文庙的铁牛亭里，有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唤作铁牛山，长约1.5米、宽约0.6米，略似牛状。别看它其貌不扬，在古代济南人的心中，这块石头就是城市守护神。

在中国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自李冰修建都江堰起，在2200年的治水过程中，不管是浩瀚万里的长江，还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抑或是多灾多难的淮河，人们都供奉牛这种生物作为镇水神兽。

中国人对牛的崇拜，早已有之。我们的祖先炎帝，传说就是牛首人身。在周代祭祀的时候，猪牛羊三牲俱全称之为太牢，为天子祭祀宗庙时所用，缺少牛牲则称之为少牢，为诸侯祭祀宗庙时所用，从这里可以看出牛的突出地位。春秋各诸侯国更是“无事不杀牛”，只有会盟的时候，才割牛耳取血，主持此事的人，被称为“执牛耳者”。这种对牛的尊崇，后来反映到了五行学说中，人们认为牛在五行中属土，按照五行相克的说法，土能克水，所以，古人才奉牛为镇水神兽。

最早用牛进行镇水的是李冰，他在都江堰刻石为牛，随着铸铁业的发展，到唐朝时，人们开始铸造铁牛。

那位于文庙的这个铁牛山是不是唐朝铸造的呢？这一点现在尚无定论。有专家曾经对铁牛山的成分进行鉴定，发现里面铁的纯度高达99.9%，以古代人的铸铁水平，是无法达到这个精度的，所以有学者怀疑铁牛山其实是一块陨铁。

不管是陨铁还是人们铸造的，自铁牛山出现后，它一直镇着大明湖的湖水。一直到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有人才把铁牛山从大明湖中捞了出来，原本打算把它炼了，但是由于太重，先后累倒了不少壮劳力，才辗转放到了文庙。

除了利用牛作为镇水的神兽，古代的人们还用铁链锁伏制造洪水的蛟龙。

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拜的最大神物，龙的种类很多，蛟就是龙的一种，传说这种神物性情极其凶悍，喜欢吞人，危害四方，还会发动洪水，是一种恶龙、孽龙。

传说在大禹时期，济南就有这么一条蛟龙，到处兴风作浪，整个城市都淹没在洪水之中。老百姓全都在山头上躲避水流侵袭。大禹来到济南之后，看到这种情况，立马撸起袖子，纵身跳到水中，与济南的百姓一起与洪水作斗争。

过了几天，洪水中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蛟龙。此龙传说身长百尺，青躯白额，金目雪牙，摇头晃尾，直达云霄。

看到蛟龙出现，大禹大吼一声，手拿铲子跳到了波浪之中，与老蛟龙开始了生死搏斗，相斗数十回合，老蛟龙体力不支，往东逃窜，随之洪水像退潮般哗哗东去。见此情景，大禹决定不放过老蛟龙，他奋起神力，连追十余里，在如今的

龙洞山一把抓住了蛟龙，用铁链将其穿鼻锁颈，填入舜井。并用粗大的锁链锁住蛟龙，让它永世不得再乱济南。

锁龙的铁链就是对付蛟龙的“镇水神器”。这是当时人们根据五行的学说推算出来的。

按照五行的学说，世间万物都与五行相对应。其中有鳞的虫子所对应的是木，蛟龙作为“百鳞之长”，自然也属木性。按照五行相克之理，金当克木，所以蛟龙最害怕的就是金属。在各种金属中，铁最为常见而易得，所以人们就在蛟龙附近设置铁锁链，用以震慑蛟龙，抑制水患。

其实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生物，既能闹水成灾，同时又能治水。于是人们就想尽各种方法利用它治理水患为人类造福。古书上说：“禹王治水，伏九龙，命各司其事，洪水息。”这里的龙，就是古时人们尊崇的另一个镇水神兽蚣蝮。

2013年6月16日，在临清元代会通河与卫河交界处临清闸雁翅与褰头的交汇处出土的镇水兽，长一米一、宽四十六厘米，底座加兽身高三十六厘米。

该镇水兽匍匐在地，憨态可掬，身上龙鳞，耳、鼻、尾狮虎像，两眼炯炯，斜视河水，大有威慑水怪之意蕴。出土时，保存较为完好，仅左爪残缺，但爪头清晰可见。有专家考证，这个镇水兽就是传说中的蚣蝮。

蚣蝮在中国传统水文化中是专职镇水的神兽。在龙生九子的多个版本中，有一种说法龙的第六子就是蚣蝮，又名吸水兽、吞水兽。蚣蝮通常匍匐在地，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水中妖怪都怕它。据说蚣蝮曾经用巨大的脚掌，一口气拍死了九条兴风作浪的恶龙。

在京杭大运河畔，处处都能见到蚣蝮的身影。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的金口坝，坝东坝西各有两个蚣蝮，当地人传说，汛期时候洪水能漫过大坝，人如果想过河，就必须借助蚣蝮的力量。不过，蚣蝮并不是什么人都送的，要是一些凶凶极恶，忤逆父母，祸害乡里的坏人，蚣蝮会直接把他扔到河中间。

再比如京杭大运河东平段的戴村坝，坝上便刻有蚣蝮、水龙，在周围居民的眼中，戴村坝也因此成为保佑群众五谷丰登、祛灾化邪的“神坝”。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等传统节日，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来到戴村坝，奉上供品，燃香放炮，祈求风调雨顺。

济南虽不在京杭大运河的流域内，但是在小清河五柳闸，也存在蚣蝮的身影。五柳闸的蚣蝮，一共有两个，身长约1米，高约40厘米，一公一母。公石兽为昂头状，口大张着，两眼圆睁；母石兽头伏在底座上，眼珠突出。石兽雕刻非常精美，神态逼真，威风凛凛。

纵观各种镇水兽或者镇水神器，其实质是一种厌胜法，体现了古时百姓面对自然灾害的一种心里寄托，无论是牛形还是龙形，不管是否石刻还是铁铸，都不能对洪水泛滥起到任何抑制作用。正如杜甫的《石犀行》中所言，“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只有科学，才是战胜自然灾害的唯一方法。



年轻时的张北海